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六

元 劉將孫 撰

記二

彭澤縣學三賢祠記

彭澤以淵明著舊為祠祀陶並之以唐狄梁公稱二賢祠兵後祠燬僅石碑二像存東坡自黃移汝道九江訪子由筠陽後來湖江入嶺和陶詩孤山碑與像亦並列大德丙午令尹東平曹侯靖國並建三賢祠於邑學邑

教諭郭則正敘其始末請記曰侯為彭澤再書考矣自始至修譙樓新縣廨夷官道飭水驛建萬里江天亭復淵明祠葺城隍東嶽二廟士民感說立惠愛亭以美之一日問二賢祠於學謀再建其處則正請曰侯此舉實宜學有東坡像合為三賢何如侯曰然前簿楊月湖為我言矣子言之如契焉吾為是邑免儒役此祠為士者宜任之於是歐陽士正林懋等乃請於邑官長博囉部邊濟之寧尉焦從善良輔典史屈應隆咸欣然捐助共

倡成之經始於十年十二月畢工於十一年之二月顯
敞輝映來燕來寧願記之以毋忘曹侯之德且使後來
知祠三賢之所以始嗚呼梁公之事業與淵明之隱約
異東坡之議論又與梁公之事業異三賢所遇之時不
同所居之位不等所守之道不一而所存之心則未始
殊也古今忠賢一念所以建天地質神明者惟其心而
已其事與迹未論也淵明依稀歲月於今昔之交東坡
流落擯斥於言語之旣聞者為之感聳而興起也若梁

公以精忠至誠深謀遠計低徊於姦孽之間變悟於蕩
覆之後非其功有以開於前而遺於後則一時之回旋
何以解千載之責備故君子不能違時而事之成否皆
天也當義熙之代而建梁公之業不為謝晦之同波則
與王曇首輩爭席而已方久視大足之間而宏東坡之
論前裴河東之覆轍後李昭德之殺機相踵也熙豐紹
聖時而效柴桑之為則龍門伊闕之隱華山豹谷之遯
相望於寂寥而竟何益也隱豈士之本心哉逢百年廢

興之會無一日朝燕之迹固無能為支厦之木聊自樂
於在澗之槃必以為高則非所以訓也不有仕也孰任
其難不有處也孰量而入三賢之事皆非所願而三賢
之志皆不可以不存也梁公成功則天矣而淵明完晉
宋間之高節東坡稱元祐之全人其參差一時模楷千
古者豈可謂非天哉見不可而不知退知難而猶欲覲
於行聞彭澤之風以之立身以之持已亦可以悟也事
有屈而道信勢有曲而志遂尋梁公之迹以之事君以

之從政猶庶幾於有補也身可辱而論不可易名可毀而理不可誣咏儋州之遺烈與離騷爭光亦所謂顛沛造次必於是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賢侯之所以祠者豈不欲為風化地哉予故反覆三賢之事使過祠下而讀斯文者有所發焉不但鋪張揚厲而已此則侯之所以教也侯字清御方盛年有志事母孝為政簡而庶其父兄皆嘗為吾廬陵郡守貳有遺愛予有以知其政也大名總管其父也今提舉其兄也

士大夫稱侯曰水心云則正佳士吾先君子湏溪先生
之門人祠成又二月孟夏二日丙申記

攸州蘭溪鄴侯祠記

唐貞元丞相鄴侯趙郡李公泌字長源少以竒童被明
皇賞遇肅宗以為賓友代宗以為師保晚相德宗當猜
疑之世榮名終始過於陸宣公其平生山林之願多於
鐘鼎以白衣山人侍謀軍國非其志也中棲衡嶽能知
懶殘而懶殘亦許以十年宰相當其隱約湘中彼乎此

乎衡陽南北往往有其迹焉以是古攸蘭溪之西北為龍隱山泉石清越地志載鄴侯嘗築室讀書於此代遷迹熄僧寺履之蘭溪之姜為著姓則敬好脩景行每懷清風而邈逸響會吳興陳無逸教茲州暇日經行以言感則敬會其心故址既局於勢不可得則於山西麓龍隱精舍祠之是公隱於是山也其猶龍耶於是大德之戊申也爰自敘其始末請為精舍記曰晦庵歸來館意也使鄴侯遺迹如陶公醉石惟斯文之以也予既載

其倂圖然為鄴侯言而古今人才相業竊有感於予衷者亦不得不語於此也世率謂三代而下無王佐是則然矣抑事當論實上而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也下而非三代之民也刑政賦歛兵財調度又非井田封建學校之舊也儻使禹皋夔稷伊傅周召生斯世也為斯相也蕭曹丙魏房杜姚宋者之撰雖必有所不為抑信可躋典謨而儕雅頌乎歟亦有所不行與不能也後之論人物者必以孔明為稱而孔明自此管樂則亦揆其

不能如唐虞之際也豈謂其資之不逮哉時不可也若
鄴侯之遇同於蕭曹房杜而其事難其力倍於丙魏姚
宋而其志若予嘗論留侯於漢二荀於曹鄴侯於唐皆
以才智致輔相而就睡之辭不待於香案之前者賢於
文若之顛沛黃臺瓜辭之誦延英撫背之涕有不待於
商山之狡獪鄴侯之所立豈不明白奇偉也哉而世猶
以好神仙少之不其過矣乎夫身謀非世患也嗚呼羣
夔當日讀何書之語無不以斯言為然雖然書有善用

不善用孰不讀書而書之誤人人之誤世者多矣鄴侯
善用者也予以斯言記斯祠鄴侯有靈其不以予亦稍
知其解乎哉而世道槩可感矣則敬篤學雅尚是役也
無所為而興於善其風流志操可傳也已

松坡趙公祠堂記

公諱必覃字景淵繇先世居天台父仕于吉沒官所因
家焉公以太平戶隨孟忠齋歸附授宣撫司叅議既李
武愍公平南上公除同知鬱林州事未上而卒此其故

居也方公之歸自太平也又它卜宅公卒子幼復舊廬
歸焉迺乙巳子又沒僅一孫煢然彊侵詭謀之不保公
之婿劉堯賀士貴謀曰何以存之使望者息心則相與
象公而祠之廳事刻於石而屬余為之文每憶先君子
言往失父時與公相先後居相近舉當時扶匱統髦孤
苦特相似後來公成名筮仕以致歸而有園廬之樂嘗
淒然幸彼此之皆能以有立而亦不虞其夢之短也公
之平生成弟姪不少畢其婚嫁營其生理剖分不腆而

食之其望之後人者何如儻并此而不能保有人心者其將忍乎則魂魄如有憾矣嗟夫祠之道各有所為起也有畏而祠者神而明之是也有愛之而祠者盛德至善不能忘是也有哀思而祠者思其人而不可見是也是祠之所為作又不獨哀思而已且藉之以慰其平生之勤九京之如有所不釋則凡名為人者其忍廢之哉是以義起者也廢是者為不義矣何所獨無芳草兮又何懷乎故寓所為惓惓於此者亦無所而寓其情也昔

東坡捨佛畫板以人守以鬼守而不可慨然曰取此者與廣明之焚此者一也坡語以廣明鉅猾待夫人則過矣而人事之感誠有所不可知者也公鬚髯戰張目光炯然計其精神未嘗可死也然則是祠也必與之俱存也矣

文氏祠堂記

廬陵富川文氏繇丞相信國公與廣西宣慰公同年第榮名穹爵於今逾四十年寵褒三世胙土啟封品秩並

崇皆宜立廟丞相懷欲建而不遑及宣慰營垂集而未
底成惟嗣子尚志於先廬之不易繼遺構而有光即宅
東為祠堂既稽古禮蒐舊儀飾庭寓崇閎閱嚴嚴翼翼
特阿別雉闔門疏故墁地肆展曲欄回環兩序六室左
以藏手澤以宿祔主以與享外氏右以藏遺書以緘祭
器以貯遺衣進為拜庭兩階以登重戶有佻四世一堂
五龕牖列右為太保邢國公邢國劉夫人次則太傅永
國公永國鄒夫人永國劉夫人又次則太師魏國公華

齋先生魏國曾夫人然後為少保右丞相樞密使信國公文山先生焉然後為廣西宣慰文溪先生曾夫人焉既美成登饗尚志以書來曰是祠堂也不可以弗之記也先世之廬代生長其間中例錄上官先宣慰初南歸引例辨之得不盡沒至元丁亥官例斥賣諸名簿者贖而返之是屋也失而復得則先宣慰之以晚從廣西歸不遑它務枚數先祀之所宜舉伯氏之志之所未盡者歲自竭成之祠堂其一也畫堵飾工而奄弃諸孤舉

扶治命猶惓惓焉重惟先世隱約有年而後顯為二父
而二父之志獨在乎此君蒿悽愴洋洋如在思古人魂
魄不忘語黽焉苦出中以私力至於就緒然繇承相言
之隆子貳宗也弟陞冢子也陞居清江以是不得不以
為任四室而五龕以先宣慰祔永惟宗祀之不墜以至
於今脩祠舉祭燕及高曾其躋其勤非先宣慰不及此
揆情度義以妥以侑抑毋寧滋後人謂斯非禮子為我
徵文獻折衷其宜記之以傳方來按家廟國典也寢堂

私祭也國典制於爵故品節以著恩私祭主於情故從
宜以為禮祭非宗法不可行而宗法之廢二千年於此
先儒亦謂古諸侯大夫世有爵祿土田故有大小宗主
祭傳重之義朱氏則謂大宗不得行而下從於小宗廟
雖國典所臨制然漢以來廢不講唐雖復其名而不與
其實後來慶厯舉行竟無立者一時諸老謂必如三代
世家嫡封國邑墜典無可復之期董文潞公倣唐杜氏
立一廟河南亦以制未備謂之私廟則夫廟之制祭之

度揆於人之情而安者亦達於禮之意而不悖者也若稽典考之則亦有可徵者矣兄弟同居則合享者政和禮之廟制也兄弟共祭依叔伯次第設位祝文各以其嗣為主板位亦如初者范氏之家儀也則一世而二龕非禮之訾也宗兄宗弟宗子他在使介子執事者古禮也宗子仕或遠適支子做此而祭者藍田呂氏說也則小宗而任宗事亦非禮之訾也至哉宋莒公之議也曰古今異儀夫建宗祫敘昭穆所以為孝雖有過差是過

於為孝而不為者是去小違古而就大違古也不亦惑乎
溫公之記潞公家廟也曰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呂與
叔之為祭法也曰傳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乎為子兄
弟之沒也祭必宗子主之則是子有不得事其父非義
也禮不得申則祔廟亦何以安所謂不得已焉者也夫
夫也皆習於禮者也於是文氏之廟合夫則為之記曰
禮以義起事以情稱廟何為而作也所以報本也報本
莫著於事業若乃盡節於存亡廢興之間全宗於死生

絕續之會以一身為本自得姓以來復由我而後有宗則宗不得以常法論祭何為而重也所以寧親也寧親莫先於孝弟生而同出也第而同年也任而同志也而此乎托也至於祭歧而二之別而不會非孝弟意也非親之所以安也非神之所以寧也觀損益於會通之中酌闕文於曠佚之後既其事也前無古於其禮也亦亡於禮者之禮也則祭固不得以常誼拘夫禮之不行也勢不可也勢所為不可者情之所不安也事有關於

倫紀之大者惟揆之於人心而安禮有變於古今之常者惟引之於大義而合禮不云乎夫固各有當也將孫之先人交丞相兄弟為厚蓋嘗與江西幕議又為尚志記春暉之堂不肖夤緣於二公間皆嘗有知己之言故於尚志之請不敢辭則訂之古約之情講之文繼之聲為銘詩若世系名跡如昔廟碑之所以載烈象容者則二文公之所立表表東南是毋庸詳隆子尚志也陞遜志也尚志今以承事郎為龍興路寧州判辭曰文武之

德高降甫申千年廬陵魁彥一門龍首鰲頭袞衣繡裳
一門之昌一郡之光虹輝劍氣朔雪南雲一身之逢一
代之榮維宣慰公虎應龍從伯也命我式全其宗追藩
作侯分鉞宣威承明侍從異代同輝山川無福黔庶無
祿國無信公永媿科目歸廬甑墮拯溺淵墜家非宣慰
忠有不祀筵室洋洋劍履莪莪孝子有子忠臣有家兄
先弟後先祖燕喜孝子之家忠臣之子非孝莫祭非忠
莫傳歲時觴豆來齊來觀天知盛德神閔忠孝勿替引

之以祀以教

孝睦庵記

吉文新淦之境曰界山其顯者稱王氏近年日盛昆弟
肅穆堦庭森秀奉其家君怡怡後先升其堂者難其雍
熙之軌可誦而傳一日以其先母彭夫人之庵記請曰
痛哉吾母之早世也當垂歿時呼諸子教之曰孝順去
之二十五年而未始忘墓再遷庵亦再起名以孝睦著
不忘也願有以記之俾子若孫毋忘如今日余嘆且羨

曰孝未有不睦也睦何為也孝之終也夫非為兄弟而睦也乃所以為孝也仰高俯厚四方上下無所用吾情乎吾親猶幸而鴈行之相望安得而不致其睦也霜露既濡哀哀中野思他人顧影之無俦而我乃棣華之交映安得而不圖其睦也人惟以一人之身分而視為異體故踈親而親踈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然有弟而兄啼矣長我育我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孰不知孝之當盡然孝於所自出孝於所不容已及兄弟

之際則有癢痂之不相關而情卹之容可已者矣夫非
厚薄之異趣也惟其心以孝與弟為二而不念親之遺
體兄弟與我為一也嗚呼孝者本於天地尊於綱常所
以載天理植民彝愚夫愚婦之可與知與能而世之君
子或一舉足而失之彼殆謂吾之所以為人子者大端
已正大本已立手足之不齊也如指之不能以一律形
體之爾汝也如面之不可以一類烝烝而愉愉固可謂
美事倘貌同而心異亦無損於大節也然兄弟者誰之

所自出乎吾親之身體髮膚也。枯槁猶有所不忍起處，笑語猶將思之。顧廼岐鞠子而不哀，食糝臂而不恤，則是承顏膝下之日已。抱臺瓜不摘之怨，分梨讓棗之笑，中懷閔牆操戈之思，所以敬養盡歡於生前，哭泣擗踊於身後者，特偽焉而已。盍亦反而思之，吾有子，其有不愛者乎？吾愛吾子，吾親當亦愛其子也。志之不知而禮以為孝，蓋往往而是也。復有利害之相切甚，其惡以及其親，竟毒于及泉之誓者，且不顧也。愛憎之相軋，疑於

迹以蓄於恨事迫於懼選之既者猶將極之也于是華門圭竇有子臧季札之節而富家世室類多本初景升之豚犬矣古語有之多男多懼又曰多藏為子孫累嗚呼吾論世道人情至此不自知其心之傷也夫睦乃所以為孝而人不之知也孝無已睦亦未有已也吾兄弟今也思不忘其親以為孝而睦焉吾子又不忘我之睦兄弟者而於其兄弟睦焉為兄弟者世未有涯也是睦未有已興亦未有已也念哉王君先夫人之教盛哉王君

兄弟之以此名庵也昔晉臨沂王氏事母篤孝太保光祿二公如一人其後公侯數十世天之於孝睦深念之矣吾舉當家盛事以記此庵嗟爾後之人無忘而諸父之志此庵始作於杜園戊寅十一月遷鶴藪阡又二十一年戊戌復建於瑩右彭夫人梅友貢士之妃名秦孫五丈夫子長君文采論議與諸季子姪相高孝睦之澤方興者如此

盱趙氏三庵記

盱常庵趙氏以清介才賢起進士登從班尹京兆其行事功狀見先君湏溪先生所為誌定宇君承家繼志所以追遠厚終者無不竭其力常庵死而家無餘貲無田廬以遺其子定宇遭家旤於世變之後強力樹立既宰上碑成建庵買田以守以祀以及於先人曾大母凡四阡三庵常庵葬南豐安化之黃山庵曰常清南徐人葬南城沙溪常庵為西廣經畧機宜事誌其壙言客路夢歷歷告身後事且謂為通神君掌女事庵曰常靜常庵

死九年而後太夫人曾氏始即世年過九十名士曾自
庵之女婦德母儀為鄉邦師訓定宇為壙誌欲求銘名
公未果莽英德生母吳夫人墳右為南豐之軍港合而
庵之曰常清靜英德定宇曾祖使君也庵各有田命僧
若道尸其事廼合三庵命記於余其言則有可感者矣
定宇之言曰吾不幸閔世蚤多見世態其負負不平者
殆不可語往時士大夫致身顯榮霜露蓼莪之感無所
以寓則飾屋廬買膏腴托之二氏者以致其無涯之思

間進位二府得賜功德寺亦或赤手白地建立如叢林
規所托於彼者茫茫何許而安居而飽食而聚徒引翼
縱不任德亦何怨者代表世易或乃更為累陵轢其子
孫盡去其籍客主倒植白骨且不保焉雖報不及此吾
歷變多懼渺焉遐思若今昔之故未有不以為戒也然
吾將奚托子孫分而墳墓遠吾陵谷之憂有切於所戒
者矣彼負人者固無可奈何要亦豈無可托抑來者賢
不肖不可知也儻且有不忍負者未必不藉是以存無

已則為之防通三庵為一記庵各具一石復刻其一藏於家是三庵之守未必無一人有人心者也俾我後之人有所質責格禁或庶幾焉余蓋俯仰悲傷於定宇之用心古語有之自三以往巧厯不能知也雖然可知也盛衰反復之變皆物理所有惟知者事制而曲防明者見微而知著夫道以清靜為宗至於常則無為無所事矣清靜之至也然無不生於無而生於有吾見世之欲無事者類多事生焉亦必有以待於無事而後可及於

無為老子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闔之必固闢之惟
翕張闔闢足以周事物之變而後清靜者可常豈獨是
庵也哉定宇之為茲慮也密矣然則其常可知也東坡
為老泉捨吳道子畫板以追福其言慮佛者之不能保
以力守以世守以鬼守皆不可則慨然曰凡吾所以捨
者為先君捨也其誰非人子其誰忍取之夫區區之畫
板而其辭若此不自知其過也吾取以記此庵也實宜
嗚呼彼為二氏之徒者亦獨非父母之身哉佛之所以

為佛道之所以為道者以其平也使其不平者過於世
諦蒼蒼而下視也其謂斯何夫定宇之心苦矣來者尚
其念曰誰非人子

項氏旌表記

皇慶元年江西行省咨上中書言吉安路龍泉縣項振
宗以家財新起縣學廟舍咸備府憲覆實如章宜議所
以旌表之者中書下部議還報行省所言實飭所司旌
表門閭於是龍泉縣官宗閱閱其家扁曰朝省旌表義

士項振宗門閭先是學燬於兵僅一殿簡陋甚朔望具
文歷十年無過而問者會府推官程侯以公事行縣周
還慨嘆顧學計弗支官又安所取餘察一時勇於義而
才足以用其力者無如兩浙鹽司表步場司丞如常項
君卽而語焉如觸於其心一言而興任之自門徂堂棟
榱一新殿更其舊軒敞高明長廊深靜處溥悉具旁為
米廩及校官之廬既又覈學租所入廼疆廼理登載簿
正使永勿壞費不可數計既美成坐息饌飲之器悉備

蓋皇慶戊申也去旌表之三年肖如常遺像於明倫堂
右佩衿者舊咏思之不能忘其尊宿張某康某謂是旌
表之顯寵者修泮之績也願記之於祠來者使有考焉
予受言不敢辭嗚呼旌表古制也自式閭以來其所以
善善而勸在於爵賞之表而繫人心之景仰者未見其
有若斯表者也書曰表厥宅里樹之風聲宇宙間之植
立能使其風聲愈久而愈新愈遠而猶傳者非樹之不
至此政之所謂教風之所謂化豈有他哉因其人之善

而表之樹之使過其下者問知其故咨嗟而太息世有
盡而聲無涯雖百年之遠數世之後猶為之感發而興起
寧惟移風易俗之嘉賴雖吾聖人之教所以行萬世而
揭日月者皆樹之以聲者如此也此所謂風也夫表閭
有以孝節者一人所自盡其分也有以賑貸者一時之
所賴以濟也其有以脩學廢者乎財易捐也捐之得其
所者難善可能也善之充其類者少他之好義旌者其
有以義士稱者乎沛然而為斯文之光增吾道之重非

以求名非以徼利是非所謂無所為而為之者乎魯侯
之脩泮也著於頌文翁之建學也祠於蜀彼有教化之
責於土地者也猶且頌之祠之不能以自己況責之所
不及以一人一家之力而成之者乎則記是也豈獨載
其美而著其榮以為閭里之美談雲仍之嘉話哉思慕
之而如甘棠封殖之以毋忘角弓所為興仁義化民成
俗者知有勸也人亦孰不欲為善使來者知所勉則其
勸者在是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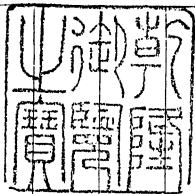
王司獄去思記

國家甚詳刑而尤慎獄罪未有端不得輕繫雖即獄錮
鉅猾首惡猶日給食暑命浴寒料薪以至衣絮各有程
凡所以惜民命廣好生也司獄建官得伸枉滯又在護
視囚徒外然類以職地冷循故事慎毋害止若太原王
天輔之為吉司獄者前是未之有也吉一路統四州縣
囚視他路再三倍貧無倚仰食者幾半他時囚入獄具
無家籍上府暨准支下非數日不辦廩陳粟每升春得

八合為二膳何足以飽前政劉司獄鎔則既與屬吏趙
良考驗囚所為不飽狀明白捐已俸率邦之吏若士聚
薄少得中統鈔以貫計五百八十有二買負郭田鄉斛
計者一十八石三斗折九石一斗五升官隸為業以周
所不及茲天輔之來也益充而為之寧俸不足必不使
缺食至聚市瀋汁豉滋味楮衾莞席如制寒暑櫛沐以
時不幸病親督視醫必不瘳枉間寬滯汲汲申理廷爭
觸上官怒不憚又用餘力因故寓為新廨巖巖翼翼明

潔顯敞下逮獄戶方增置田謀永利未已而以父艱報
即日解官請去雖近制可以不去必不肯但已囚如失
慈父母官吏彊留之不顧也則以其去思之愛請記於
壁以勸後之人嗟乎古之君子未有不盡心於茲獄也
有飲食休沐視如家者有謹視全活囚自謂不寬者有
感恩伏法猶為獄官誦佛者不必皆縱繫囚復歸為奇
然後立名也宿留未決之間朝夕饑寒之迫有不可頃
刻忍者矣彼治獄無寬民者勢不得以縱舍分別之也

新廨所圖壁有唐宋平反事觀者亦可以動心矣此其
陰德不過之哉昔人謂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無憾以
其施於一獄猶爾則推而聽訟論決其有不盡心以求
其生者乎世固有匿哀而求榮誕自解無不有說聞天
輔之風得不媿哉一記而三善備不但去思之可紀而
已其可不書天輔名懋德階進義久在省闈儀觀偉然
而明練篤實蓋有用材也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養吾齋集卷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黃鐘

謄錄監生臣熱承羣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七

元 劉將孫 撰

記三

西峯寶龍祥符禪寺重修記

廬陵城中諸禪現大神通道場者西峯第一西峯之盛
繇定光古佛古佛之得道繇園淨禪師園淨則西峯之
第六世也今法堂題古佛叅處以此然郡士民與四方
皆知事定光請藥藥現五色異采祈嗣恚應禱雨暘雨

曠若而園淨乃未有談者則其心本以神通為不必為也蓋園淨禪師雲谿姓曾氏吾之永和人為青源派雲門嫡孫當宋祥符間以道德著聞召對契指入定御園定陵賜詩還山改寺名祥符寺在唐曰寶龍其先曰經巖最古定光之辭去也園淨曰留福德鎮山門以是西巖雖盛於臨汀而靈異尤著於廬陵與仰山等方寺盛時每歲孟春六日人皆袈服車徒波騰塵沸十里爭道環為園林遊娛炫麗地主遨頭歌衢擊壤耳喧目奪忽

轉禪林喬木如雲高堂法坐風幡肅然雖接跡至至入
門意消稽首足尊生平何行未有不俯仰自失也代遷
跡熄過卒野屯園毀林童遽落烟莽寺適無主漂搖僅
存逃戍盜兵暮夜竊發邱墟相望寺在橫衝前兵後牧
卷侵細掠僅存靈柱總管耐軒周公天驥顧之惻然不
寧廢墜是為咨諏列禪求僧補處公論以惟珍選珍蚤
歲包笠徧叅諸方覩是傾頽宏大誓願入山蕭條坐無
穩處襟風屨雨空手談河首闢樵牧稍減蹂踐與強貴

勢爭古佛手所種道松工徒鋸集東西身蔽幸乃得完
廼縮衣食廼廣施緣不避艱勤不憚寒暑寸收尺拾小
因大控公無妄費私無餘蓄衣麤食糲戴星踏月如是
者三十餘年繇門達堂鼎新越舊宗風法席焯焯煌煌
佛殿尊嚴法堂重閣僧會宏宇寶藏新輪古佛殿祠深
靚環拱僧寮方丈瀟洒不塵廊廡改敞山門增高補松
種樹像設金碧制器備用既美既完施田日增度徒歲
廣其餘力者為太平橋厥自至元丙子以及大德丙午

西峯新寺無處不新無物不備無大檀那無滯入積而
皆珍公一力所就爰以世契屬予記之予惟先君子湏
溪先生之生實禱於西峯而夢記予責也乃不敢辭夫
佛以不住為功德而以無所住為法功德之與法異矣
而其道則一也人情類以功德為功德故功德未有已
而心先住若不住於功德即此心無所因而生無因而
生則無因而住吾心無住功德亦無住所以佛說無所住
而生其心而歸於不住布施為功德是非功德語也嗟

夫叨利兜率非業力之所成人天小果視塔廟若無有
此其故何哉以為功德則無功德心有所住則施亦有
住也吾觀師之入西峯也豈有利之之心哉方其荒寒
滿目經營慘澹於不容已東支西傾住不可住完舊復
新新且倍舊非繇力鉅豫計畫堵如月初生漸滿故昔
之蕭然者無不足今之澹然者常如昨也然人事之殊
時歲月之異世則可感矣師惟以不住為心不以寺為
功德寺雖大備予以記成而此不住本無所住古佛有

云贈之以中師歷江浙五山禪宗爐鞴最後嗣杭州淨
慈古田屋禪師人稱之曰石澗篤實文采今年方七十
余前為南巖記新均慶今又得執筆叙新西峯寧非
所謂因緣者與又何幸也

汀州路南安巖均慶禪寺脩造記

天下名山類皆諸佛祖師修行處其初無不荆榛泉石
人迹斷絕一經瓶錫宴坐徘徊從是建道場聞諸方鉅
麗如忉利兜率其間成壞住歇人事無不有而旋踵湧

現貴勢豪倨彊力精悍生死不敢忤視下至萬石家節縮銖寸或生計僅足衣食無少豐子孫且勿念見見聞聞奔赴樂施如恐後還視舊觀愈偉此豈可以智力彊而言語勸哉乃其心誠悅服以為世間者皆身外物各自竭以自為則亦以佛之為教托於世諦而無求於世舍所難舍雖身亦空有以觸人心於疊疊也佛於度世出世無不以為時節因緣夫因緣未契雖天地且不能使山川遇而況於人乎往予客授臨汀大德癸卯有旨

誦經環一郡六邑惟南巖均慶禪寺定光古佛道場有
新巖於是陪府公涖焉貝葉新翻列函巖整寶輪炫耀
棟宇高深龍蛇通靈護持顯赫長老興公為予言皆郡
人寧化柳楊印空長者余應祖專力所予於是心識之
矣又後六年興公書來光澤曰新均慶則子昔者記之
矣吾所感印空者不止此大雄寶殿古佛巖屋皆其力
也又買田如干入之寺其同里士曾景文復興雨華堂
連州同知權梅州事熊進義福輦石夷道梵通廣橋鼎

建三門偉特宏壯寺僧元悟志崇化於汀梅循惠聚少
分多成就阿羅漢閣莊嚴五百尊像以及僧堂衆寮雲
會齋厨所未備具無不完美圓通聳閣摩利分天開井
泉甘湧澮供汲逾萬不竭古佛舊碓重建雷車以給水
春創立三塔普結後果主張是者邵汀萬戶顯武清微
劉公源汀州路總管府達嚕噶齊伊遜都武德僧錄輦
真李大師也綱維是者千戶俄羅斯武義范武畧必勝
鎮撫提領案牘胡堅也諸黎奮翼百夫長化營伍運木

石又其次也劉公則始終是而為力勤矣自初入山廣
東宣慰副使朝列薛公梅州僧正陳樂山武平總管黃
昭信偕劉公舉馬以元貞初元正月八日開堂次春正
六日劉公首率倡度十僧以興均慶其為我詳著之毋
憚煩予惟記事寧覈興公之縷縷也亦惟是虛空建立
卓卓如此感之於心故欲傳之於我柰何其肆於文而
濶於實予亦安得而不言之長也抑予聞古德有云佛
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

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道無緣美哉言乎時節因緣如是如是南巖得公興得諸公重凡施於此者又適遇於斯會自古佛成道而後又三百餘年而為此緣往者遠矣來者又孰得與於斯也予以讚嘆為佛事而列名茲碑者其心固無望於厚報也而施之緣與時之合豈不足以自慰矣夫而功德在所不必校矣

玉笥山承天宮新建鐘樓記

道宮之在東南者玉山最古天降玉梁肇開漢茂陵時

宮殿樓觀計二千年間所閱多矣廼延祐之新鐘樓清
江二劉君所成也其先人清逸處士昔者於山中還往
後沒葬水西望茲山一舍弟兄歲時展省必徘徊焉永
念再世之遊從而二親之墳墓皆密邇乎此會宮門多
興葺而鐘樓宜建於是悉力叶言度山選材掄匠賦工
畫宮經制涓剛厯吉鼎來輻輳壯麗有加輦飛出林環
為偉觀神仙勝境簷牙入雲大聲發鯨神靈歡喜念諧
傳夸是大功德遠求作記刻之堅珉以垂方來以無忘

茲大惠嗟乎聲之在宇宙間也至矣天之所以為天鼓
萬物之動者聲也莫神於風莫妙於雷霆而鐘也實參
之凡聲之不風雷若者自下者不能以騰上而風之號
雷之震皆自高而臨下故怒萬竅而驚百里鐘因縣而
後聲者也非虛不足以傳况閣之大空之中撞之百尺
之上其動天地而感鬼神者固有造化之不可測者矣
運宇宙者氣也氣之神為聲聲之託也於人為靈於物
也惟鐘為大是樓也又載之霄漢而升明章幽贊真通

合神警一世之聾聵發九地之陰潛則建之之殊特成
之之利益福昭昭而資冥冥者豈但一時之鉅麗可鋪
張紀載也哉鏗鈞鞀鞀因名山而升中天縹緲虛無通
蓬萊而遡閶闔高靈顧歆在雲雨之半人天出入正昏
曉之中茲山茲樓高明美大孰不為力力之遂其宜者
寡孰不為施施之得其所者難予之樂為記也以此莊
周氏以吹萬不同為籟之天林木為籟之地比竹為
籟之人夫比竹亦小矣若鐘之叩即鳴濠叫于喁何止

於調刀而樂之出虛不知其所使人籟則無以加鐘矣
雖謂之天可也或曰其命於人也亦比竹已噫天非人
不同

吉水玉華觀記

江西山高聳處往往祀華蓋稱華山吉水有中華為四
方望走視太華埒近年復興玉華號福地在中華西同
水鄉南嶺之近栖隱原中其地峰巒廻環百里一息俯
視支壠表特而獨尊其勢外高中平望之超然就之坦

然如玉枕然其遺跡晉王真人嘗學道於此猶存霄壇
仙石有天仙感遇之會樵隱錄云其應唐元和間旱九
鯉應禱山下今為九龍象時有鶴翔三日不去或見老
人如六十年期比至元丙戌丁亥如期禱旱雨如元和
傳聞復禱疫癘應如救旱繇是雲物異焉天燈燦焉父
老欲建壇其處衆謹趨之山近為馬驛朝馳夕秣公私尤
欲以祈福廼象玉枕名玉華廼表三仙廼奉三官廼祀
上真請於宗門錫名玉華福地紫宸元壇前府尹耐軒

周公倡主之吾先君子湏溪先生題辭相之郴陽總管
養晦謝侯與府長貳及行省都鎮撫交贊之崇閣嚴殿
門廡道堂悉備像設威儀完具整麗皆出里人羅氏父
子之力道士其實開山請記則為玉華記曰夫至尊者
天也物無足以名言之曰玉清曰玉帝曰玉京曰玉樓
玉亦物耳而必玉之何居玉者生於山韞於石皇皇高
明亦何假於是區區者哉毋亦物之為玉亦如人之成仙
脫於類萃而遊高明此物象德非玉不足以為喻也仙

者誰為之毋乃其人也人者又孰生之耶天與人隱顯
為一氣神與仙變化皆一人於其事不於其迹論其似
不論其名天地人為三才天地水為三官神而明之浮
邱王郭為三仙玄之玄為北方之真武庸詎知其初三
者本一也一者為三而三未有已也俱不可知者也猶
茲山之為玉華也自開闢以來而有此山山之為靈也
久矣及茲而顯顯而與中華太華鼎峙而爭高山未有
異也玉之媿於天上也與玉之隱於地中也亦若是矣

高而天也化而仙也神而通也亦不能不在人間也亦不得不與人事也請而余答也感而余應也竭而奉之亦何事乎此也顧而福之若相與為亡涯也倘非是人者蒼蒼冥冥亦安所為哉繇是言之地上者皆天也嘗試夜中而朝星斗離離如在山下月明流空萬籟俱息恍然對越所謂玉華者非此也耶

安福州北真觀三元閣記

寓宙之大可一言而盡者天地水而已日月星宿風雲

雷雨無非天也四嶽三塗高高太室無非地也江河淮
濟九湖八海無非水也夫固有司之者而况其凡乎秩
羣祀而觀於正大若三元者可以建而不悖矣自開闢
來與生俱生豈比於援而神之云云號而人之某某若
鴻濛溟滓云爾哉雖太微玉清鬱羅蔚藍道言之所以
妙而未有若取之俯仰而已足也嗚呼曷其柰何不敬
古安成郡南道宮之有名者稱北真若昔海陵徐神公
之所嘗遊青山前屏江水面帶平疇古岸喬木宿雲入

門左折浮動輦飛旁挾鐘樓對映道藏者三元閣也閣
起大德戊戌前瑞州路道判月山歐陽至真實倡成之
至真掌教數城無領名山蕭然如初得銖積寸還奉昭
事首建是閣言便禱祈見聞懽贊岩堯虛明平步樹杪
低昂獻狀金翠麗暉象服焯煌旌旛婀娜旋蟲夾縣浮
空動碧香風繞簷神具燕喜里善士王鼎孫施其財像
飾展具沛然成之至真又連閣為樓七間棟宇方由是
一新永惟斯役鉅矣然觀興百七十年僅紹興澹庵胡

忠簡公一碑日余過之宿閣下去遂得聞初建本末次第許之記而王相霖以斯文碑具謹待刻余寤寐北真久矣往有朱道士善告斗如斗與言今又與歐陽游清真簡素宜北真之方興也仙好樓居天人感遇往來一氣儻所謂神仙者如徐之不死清風明月其精神浮動依乘回合必當在是間而况三元之不遠人哉羣黎日用覆載生息而不知悟故皇皇臨之為近茲固教之不容以已也夫余受言記最惟贊歎之不足復長言之月

山本儒家子今為崇正冲妙靈遠法師領洞虛提點事
是觀開山與神公遊者為歐陽日珣今再興復歐陽信
不偶哉其詞曰

北真左閣飛巖巖千山兩嶂高青巉清江一環平縱銜
烟樹蒼蔚松桂杉晴波平疇微風含慶霄雲低空明涵
太虛圓鏡水月鑑寶暉夜騰仙葢函真游聯翩降塵凡
俯視高敞神惠監鐘清鼓肅龍回髯地靈山君雜還僂
海陵仙裾和颺颿三府啟事臣奏緘皇靈剡剡宸聰誠

林端縹緲旗旂緣屏除庚甲質矯讒尊氣肅穆氛厲艾
屢豐穎同岐分蘄梵行道景風颯颯陰陽無沴星無撓
多男壽富周徧咸

沂濱道院記

天地間樂事一也學問議論有同異情性趣悟無古今
夫子之川上曾點之浴沂莊周之濠濮誦其書聞其語
悠然百世之上百世之下猶有樂意夫豈獨有取於水
哉善觀物者觀於動天地之妙亦於動乎候之而動之

足以鼓舞變化未有若水也今言浴沂者如有聞於川
上而濠濮間趣必其異於浴沂是何一笑之樂未易得
而適然之趣乃多事至此卽吾欲抗濮於沂疑或齊莊
於孔吾且以浴沂言之莫春時服少長浴罷休於嘉樹
詠歌而歸雖不自以為樂而聞者尤以為喜也此其襟
懷光霽與風日俱麗夫子安得而不與之惟夫子喟然
而歎與之之決來者不敢措一辭然猶或謂狂者之事
與川上之樂不得並而川上之學問又有不睹不聞之

工夫焉夫如是宜濠濮之不可同日語也川上者不可
知己沂水之趣豈伊異人而二千年間流連光景狂嬉
醉舞豈不十倍當日而沒沒無稱重可歎也景與人不
相入人與趣不相待天高地下佳時美景乃任萬物各
自得於其間鳶飛于天魚躍于淵而人者乃無足以得
其得亦有矯然而思爽然而悟者乎而言非不習也論
非不明也主吾道而卻異端無不辨也而其所以失之
者亦在此矣吾嘗浩歎於此而無所於發乃以記沂濱

道院云道院在水豐邑南之濠上曾氏平翁自城遷居而始築之前闢一區花竹高下起臺接榭俯瞰清池蓮柳夾植綠陰清香書暇興來花時月夕弟昆親友觴詠從容館招名流不但教子老成才俊文墨傾倒地近屋東跬步可涉扁以沂濱志家學也宛轉徵記以貽嘉話予蓋想像如至是間夫舞雩之沂去我遠矣其趣予能知之而亦不能得於言也今之沂濱與我相望其境予既言之矣而言亦不可得而盡也平翁之為此必有得

於此矣而亦不容言也遊於此者以予言發之豈不俛
仰而會心感賞而在目然欲言之而亦不能得也或又
曰亦有一言而可以得諸形容者乎余曰平翁藝蕪書
易試憲臺疊選分教典江待銓行省力非有餘乃志尚
獨在此尤可稱

霖巖道院玉皇銅像記

古人出入起居陟降先後無一息不如見上帝者焉小
心毋貳齋戒沐浴如睹其睠顧如聞其言謂如知其喜

怒豈惟志氣清明者與之為一昭昭之多非戴盆無不
望天天豈止蒼蒼者耶則有主之者矣皇皇乎國之必
有君也明明乎家之必有長也天地萬物父母此父母
之父母也乾為天為君此則君之君也日月星斗之所以
章也雲霞霜露之所以神也陰陽寒暑之所以時也雷
霆風雨之所以令也元會運世之所以推也凡仙佛神
明之出於人者皆其子也其言語文字而謂之道者皆
其私也而謏焉者自私以為玄眩焉者創竒以為博不

亦醯雞之覆而川灌之欣哉乃世人之所為事徼福於
靈威者徒知禱與而媚竈效靈於機祥者往往祀海而忘
河不知巍巍蕩蕩仰首而在其上在其左右生生化化
之所自出其簡簡穰穰者豈塊土之賜而膚寸之澤哉
吾為霖巖道院記玉皇銅像嘉其知本樂其能事帝故
論天於元氣之始尊帝於開闢之先而壹不敢以人間
意者意之也介廬陵太和間匡山之下霖巖道院者至
元癸巳曾氏所建也霖巖云者作霖父之所自號也霖

巖壯志軒豁灑然方內外遠視高舉於所居對萬松岡
施田造屋仙山幽雅梅溪縈環茂林掩靄中事天帝旁
為先祠其不他取名而曰霖巖云者所以志也吾先君子
湏溪先生書之與為不朽今其中子以立夫婦令治氏
範銅為玉皇像天師真君侍不惟以承霖巖之志輔之
翼之所以祈自今而始綿綿延延者於此乎在而住持
道士明遠大師羅以莊捐己所藏鑄為爐瓶以奉上帝
愆愆圓滿盛大之觀以莊具石請記垂之永久夫至不

息者天也不息則久久則大道院之始也至今而盛繇
其所以盛則子之能子而居是間者之能其事也因今
之盛而繼之以不息後之嗣羅者皆能以羅之心為心
其久且大者且與魯氏為無窮則道院常如新也人事
不能以日新而人心之新者常與天而同流則其事雖
日又新焉可也吾既以事之實者明其所以事帝又以
事之可新者望於方來觀者皆可以興也則斯言也豈
但記成觀美已哉霖巖諱良孺以立名聞禮婦劉氏嘉

則延祐三年七月三日癸卯吉鑄像是日記

南劍路芹山福地新建門記

大德十一年秋八月集賢侍讀學士河東圓嶠李公乘
傳赴南劍次西芹道見芹山福地之門問而知為伏虎
禪師道場即灑然如有宿契默念詰朝當往即祠庭潛
通感悟神交緣合未見既見自是閔雨禱晴言發輒應
再閱月而繇門遷殿輪奐新美塗榛者夷橋圮者崇巖
巖翼翼環山映谷乃十一月二日揭扁告成公率僚屬

蒞之光澤簿廬陵劉某適部餽三山還公命共載通達
為芹山福地中路小憇為亭曰塵外橋曰通惠及門重
樓之上揭伏虎道場殿曰慈蔭之殿升殿右折巖竇泓
泉昔名顯聖以惠泉易之旁護法神祠橋亭曰景福皆公
大書新扁嚴重飛躍使山水坐增清暉父老懽舞持盃
擁馬拜獻公壽公顧曰新門也未有記屬筆於子焉惟
是初筮為劍文學往來祠下日久何幸得以筆墨鋪敘
托公於不朽罔敢以蕪賤辭按慈蔭通濟顯應惠利大

師本葉氏法名慧寬汀州寧化人在南唐宋初間道成於長汀化被於劍津而祀尤盛於西芹其成佛在定光前所至與定光並祀西芹去劍城二十里舊名虎歷居民畏虎一日有僧過之自言使我得結庵於此虎當不害一道者隨之轉山三里許曰小芹築草庵焉竇宋淳化甲午基地之日土中得石鳥一窪製如天成驚異希有虎爰屏迹而僧不復見物色求之徵於臨汀始悟為化身之所顯幻乃追省得鳥之日則二月二十八日也

於是歲以此日奉石舄設齋闔境蠲潔毋或不清魚蝦
網絕塗旅以戒殿故依山屋老弗理公一至而鼎新之
百年所未有也或曰公之誠之緣之契故其應若是是
則然矣而未達也盡大地皆佛身者非幻語也人惟不
知虛空之皆實故以佛為空而以事若物者為實然所
謂實之成毀去來無不歸於虛空而空長存則是空者
實乎虛乎世之所共傳以為實者無可感而空必應則
感之道端有在矣大地皆佛也吾身佛身也感其有不

應者乎感不知其所以感則應求於所不宜應及其不應也不咎感而咎應應豈負感哉太空無非氣愈空者愈實直心者為佛不直則不彰以為神又奇者由達者視之固其理之自然者也佛之道雖一而入者隨所悟故聲聞之間而文殊普賢觀音入道之門三者異焉出斯塗也入斯門也顧瞻棟寓之今昔而永歎我公賢侯應感之效隨觸隨悟其有思乎其但以為觀美矣乎公收劍甫爾公字一新又為文投牲祭黯淡灘錄鐵湧字

納神於善有昌黎南海徒鱷風烈實西芹揭扁先一日
云相是役者劍浦縣尹李祐督工農隙民不知勞叙佛
事以示者劍教林元甲里人前太學進士其父禱夢而
生以靈感類也亦牽聯書之用昭大師之不顯休貺

汴梁路棲雲觀記

全真教汴朝元宮為盛去宮數百步當城西北隅大寧
坊迎秋門街左觀曰棲雲女冠居之皆祖重陽真人宮
有姚翰林碑觀創於姬志真之徒李妙元妙元南宮人

父寬蚤沒與母王氏俱入道中統癸亥至汴禮姬為師
姬賜號文醇德懿知常真人棲雲則姬之師王所號也
教行於汴則棲雲始然為朝元開山觀以棲雲名不忘
其所以興也重陽六子棲雲父郝太古從邱長春遂為
嗣祖棲雲之是似者姬與李志居徐志根也全真徒滿
天下道派此為嫡觀繇妙元母子以起至元甲子知常
名妙元母曰守志授地三畝卓庵居之日闢以至為觀
三十年間構前殿奉玄元後堂祀列祖齋壇蔬圃悉備

監壇里域各為祠又拓地十畝有奇去年余按事夷門
妙元之徒李妙常具觀始末請記予行四方所遇名山
勝景每攷論其初未有無其故也嘗遊西山見旌陽之
教以孝道為道慨然神仙之說亦必皆有自本自原者
不但荒忽為奇也若李之母子奮於孤孑喘息相倚不
苟附託周旋澹泊經營節縮以有棟宇傳之後來迹其
事師服勤之初心豈希覬於度世成仙者哉母子至情
也孝節一理也即其不忍於棄捐天下念之矣東坡謂

無仙則已有則非斯人誰宜為仙未易言也予獨本其初諒其志而棲雲為可傳矣韓昌黎賦謝自然詩為吾徒者喜誦之然昌黎正惜其弃父母絕影響而離世之所托倘非所謂仙則不得其所歸斯母斯女一念之立於人間者若此仁人君子且隱然有動於心者何悖於世教倫紀而何忍靳之吾之記雲棲以此觀成於甲申是年記

吉州路永和重修輔順新宮記

廬陵四境神廟封爵寵靈赫奕未有若永和輔順之
祠者自宋紹興五年賜廟額迨寶祐四年加王封極八
字百五十年間繇侯而公公而王始二字增四以極美名
上自王父母下逮妃若子又孫皆疏王爵崇顯號八八
而並以及女姬子婦無不累加逾尊鈿軸網袋高下襃
積命圭袞服揆錫備儀計東南累朝貺賜隆重豈獨廬
陵四境所未有雖嶽瀆外若此者幾無與儔厥惟王之
水旱應禱神威震疊民之所不能忘而地靈人傑寓公

貴仕交請靖獻有以發一時之丕顯休命王本晉人姓
匡氏與叔俱學道叔已仙去遺命王當為神匡山其廟
食處也入宋避廟諱稱王山王仙云匡山在太和境王
之遺體在焉而永和廟最盛前後制書皆下永和王仙
廟而朝謁禱祈者皆之之近年尤著南北初境有逃卒
挾衆窺城隙私謂得吉卜亟進不則此乎穴暨卜則吉
乃覆於城近焚洗之既他所當之則王詭以吉卜驅之
也又有寇夜闖境見兵馬無數駭而走他日寇執實云

如是者不一雨暘時若不枚書也廟舊有後宮六六而
備廸壬午水壁壞寓頽里善士巽溪楊子賢既新臺門
及左右夾至後離宮便殿軒偉巖翼戟衛馬御畫士顏
輝手自位置見稱絕筆復倡建新宮粵癸卯自為東掖
則集以衆力增庠拓隘高堅倍舊綺䟽玲瓏金碧繚繞
選按宮體名手巧圖碁博琴瑟書冊繡牀寒溫簾帷曉
粧午浴縵立匡坐絕態負妍弄嬌扶姹壺冰盤雪鮫綃
雲錦錯落瑰竒珊瑚交枝水精立石柘漿棠露捧侍待

宣金祝寶鴨籠衣香暖乍涼新燠顰碧斷紅待月迎風
縠裙動帶嚴粧待旦賜宴迎車遞宿倦扶弄簫記譜珠
襦玉佩佳節稱觴綠樽翠杓閒奉斟酌極時物之芳菲
情態之宛轉人間天上事完理極又分四時為四閣對
奕䟽拊考圖閱籍奉天一笑清事日新回環寢宮燕娛
曲折鈞天清都則不可知所謂南面王樂無過此者矣
經始於大德且落成其費鉅工夥不可會巽溪求予記
之予周還而歎曰往者不可及已備物典策昭示百世

其盛麗之奉若此者幽明不同崇高無二豈必其平生
所嘗有哉神明之道類皆其德宜食其報不得極於生
前者於是帝錫之而貯蠻格朝命之而靈威彰民烝嘗
之而報事嚴雖極想像之工繪事之巧神之玩也猶人
之觀也孰非幻也即所謂瓊臺玉室臨春結綺傾城絕
世其與幾何亦有以異於圖畫間哉故化人之宮視中
天之臺若絮蘇積塊而其遊者神遊而已曾未離乎所
居則俯春宮而涉青雲者亦若是矣夫仙者無與於人

事神則不能不在人間王之志也本仙而其事則出於神凡世之所鋪張揚厲祀之所以闋大衍迤皆人間意也王則何事於斯而人之所以資於神神之所以惠夫人者槩可見矣運數推遷天有所不能違者也陰隲其間若私之二天者人之望豈有極哉余既歷紀其盛而折衷於理宮碑廟樂宜有聲詩復侑之以詞曰

蓬萊雲曉鳴珮環詔迎仙容匡之山龍車拱侍杳靄間
叔兮垂釣潭前灣雲中飛胡黯莫攀遺竿化竹青珊瑚

帝命封建名山盼賜履接吟聯闐闐水旱疾疫銷既躋
魑魅罔兩潛淫姦仙者忘世神恫瘝俯撫孫曾拯其孱
民戴朝錫森若班寵眷四世圭壁賁禕翟姬婦絲綉綸
美人列宮立望姍珠籠翠裏宮髻髮鬢裁曼鬢卷曲曼
清臚的樂睇美盼舞袖娜嫋腰弓彎翳雲拽霧舒斑斕
明璫組珮琮璜瑗鏗鐘搖簾琴瑟嫺棊博五白姣且儂
瑤環瑜珥扶抱扳桂風梅雪芳秉簡鍊金香玉照指鐶
書雲換繡覘鸞矚王歡恣賞清燕憫娛婉變樂未闌

下土急想惻遺患前驅鸞鳴後虎窮乘雲天門奏欲潛
皇覽閔度命曲刪運數雖爾寧哀矜還省三島遊芝闕
丁寧校籍悲塵寰永嘉而還數屢慳人生實難勿弃管
每朝懇款如請間世衰道喪非民頑紫雲浮空王駕還
列騎清道車班班東風靈雨泉流浚坐朝冠冕春仗閒
宮開樂作歌巧嫻王顧一笑民懽顏千秋萬歲無後艱

江東鉛山州黃柏王道者靈應記

鉛山隸廣信郡昔邑今州南陬連閩萬山高深其名黃

柏坂者尤斗絕宋昭陵時有王道者名通世黃柏人其在母也母盧夢日光吞馬生而不葷酒辭父母以上有二兄奉養願方之外以居始誦經天柱山家近時一歸省既親沒遂入黃柏幽遠處傭林氏一二年入大六鋤山畦蔬蔬茂倍常青以奉人黃則自食有竊之者傷足惻然更織屨縣籬以給所居輒如雲氣覆之一日樵者過山中巖崖下聞異香梯緣而上則道者趺化巖中不知幾許日矣前留偈有佛法清淨孤燈明月語繇是里

中趨謁丞嘗之以巖阻僻舉之會聖庵為祠禱靡不應
里士祝鴻遇狀其實求記曰以所聞於祖父則昔紹定
庚寅汀寇鴟張且逼招討陳忠惠公檄叔祖應期守毛
青隘民益單弱他日寇望隘自驚走謂旗幟征鼓繞隘
蓋神云以所見則丙子間閩尚南守毛青巖備禦勢甚
張環饒信士夫巨室擁貲保險者集黃柏謹謂隘兵北
我必衝掠快意時前趙信州孟君偕同患諸公日禱道
者必曰吉咸恃以無恐已果然他水旱癘疫靈應常年

常事不勝舉願記之以昭方來予於是重有感矣今夫佛之為道若神通應現不以為極則事猶若未達一間以是名散聖謂其未至於化尚人間緣也抑宇宙間兵革水旱之故類運數之所不得已然豈造物意哉方其轆轤而未平亢鬱而未解五合六聚而不能以達者與我無異故冥冥之有神乃造物藉以斡旋其所不及與寄之人以濟世者同事如使急焉而不顧號焉而不接豈惟失人望而已天地復奚以此為哉當時窘憂踟躕

靡措幸而有所望走又非耳目間往復可考質直托之
萬一以自解又幸而所報不誣如有相亦因是以不朽
奈何乎如不聞以自為聖也嗚呼世率以汨無情者為
高而漫不省者為化此民之所以無告而事之所以無
奈何也何獨佛哉余推道者之顯異卓卓而著所感於
此或者其有所觸也亦以宏道者之道云爾祝君篤實
善士於所舉無溢辭至大辛亥三月戊戌記

超燕堂記

超燕堂在玉山為佳處與承天俱興唐季始揭然以名
稱入宋渡江茂穆二陵盛時堂中羽衣以數十琴書道
術各有聲當世白玉蟾往來為賦玉筍有此小蓬萊之
詩其盛麗可想已然淳祐來頽圯欲盡堂空人去敗屋
高寒惟雲隱蕭元愬以休亭後裔睠焉守之不忍去如
是者幾三十年以待至元戊寅廼得烏江士族陳思欽
為之徒又久而度蕭之侄紹雲拮据經營至癸巳之臘
復完舊堂為新超燕前記有太博李應中求所為碑亦

不復可得惟是修復之業勤矣請記超燕子反復其故
慨然為之言曰老子不吾欺也世孰不志於祭觀哉方
之內者毋論即方外本棄人間事者然金碧魏煌丹楹
刻楠虬麟鬣角猶謂清都鈞天視之如絮蘇積塊猶護
曰以事天人宜爾即閒居一室稍廢不自理過者興盡
固非以觀美而棟宇相望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使來者
寂寂笑人哉故雖崇飾之而不為過也雖然燕處者不
在是也所謂超然者在於物外而後得其所以燕者焉

昔者穆滿之遊於化人之居者蓋若是矣以其中天之
臺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而化人者猶庠之一日
執化人之祛而及其宮出雲雨之上而不知其據望之
者若屯雲既寤而所坐猶嚮處也視其前則酒未清肴
未拂夫非禦寇之寓言也庸詎知夫神移之所睹非今
之坐忘而不屑者乎且夫榮觀者豈有極哉嘗試與子
想像而言之昔之神明通天金莖露盤以為一時之鉅
麗靡大而猶有存焉者乎金門玉堂珠璣瓊瑤洞駭心

目以為前千古之所未有而猶有傳焉者乎神霄玉清
千門萬戶出天入神以為後百世當復何如而大畧皆
可睹已後者無前來者無繼此皆所謂榮觀者也而未
悟也其時其人處于其間者由今視之不啻集飛蚊之
睫而聚浮泡之沫曾不得朝夕之安而忽焉俱盡乃山
中之漂搖世外之建立托於廢興之所不及而聽之盛
衰之所固然比昔之超燕雖一人守之而無不足今之
超燕自三以往至於萬且倍又倍昔而有宜然者也則

以其榮觀者無足以為之累也嗚呼孰非繼繼承承者
安得此吾以此記趨燕或者反復有省於老子言

欽定四庫全書

養吾齋集卷十八

元 劉將孫 撰

記四

真定鄭侯德政碑記

士大夫奉命出使未有如按獄慮囚之為快也當幽閉
展轉望脫去無日一旦逢別白定罪否出門恍然再覩
天日無復恨此其人父母妻子宗族鄰里問勞感聳為
當何如而吾以片言得專縱舍無牽掣左右一事竟一

獄減吏奉卷藏故府卒解纏勾禁籍顧不快哉况受寬
條雪冤滯誣得辨是非略微薄久禁者蚤決株連者不
蔓為惡者服而為善者勸歡聲騰為協氣協氣蒸為太
平理有固然昔周公之作書也再三以庶獄庶慎之勿
悞所以長我王國為祈天永命之本盛哉得奉命於此
亦與有其樂矣朝廷分遣使節於曠恩之後所至親歷
焉蓋惟刑之恤者宜若此瑞陽同知真定鄭侯實受命
行省副玉節郎行江廣暨至廬陵則侯前治所也父老

驩迎如舊父母所決遣平亭道路傳誦以廬陵之所見
聞他郡從可知矣以劇繁如廬陵無留寃餘獄如此則
他所不足治已昔侯之佐此郡也嘗以選涖重囚東廣
訖事無一寃而此郡不與理者興寃獄侯之明之仁之
材豈待今日而歡詠之哉漢于定國以治獄無寃至卿
輔唐狄梁公為寧州有遺愛他日他處囚得公釋去者
道過寧州德政碑下而泣故老曰爾迺吾使君所活耶
侯德政在江西盛德被南海坡公所謂使國家無疆之

福而明公之子孫亦與饗其報者斯言也侯應是矣予也杜門聽輿人之誦於侯之在事無門下之跡於茲之行部無繼見之因獨以公論所屬筆而著其端視諸君子所稱道為尤信

李運副德政碑記

鹽筭之利資於天下之經費盛於漢尤盛於唐國家因前世之舊立轉運司以綜其務兩浙轉運司理杭州所統濶遠每歲分官案治諸路紹興東州大郡列場伍為

鹽五萬餘引民貧額重當其任者尤以盡職為難元統三年轉運副使李侯分治明越期年之間官課趣辦齊民不擾越之父老相與稱贊侯之功德疏其實績俾為之記將刻諸石以示永久辭不獲則為之言曰鹽課國家所甚重故其立法至詳至密奉行得人官民均便其選任常不輕若李侯可謂能盡其職而不負朝廷之選者矣亭民伐薪蘓具牢盆日夜力作而官本之給或刻減於吏胥之手亭之長吏又從而擾之以耗其力是以

日煎月辦有不能及者洎侯之來屏斥騶從飲食之資
取於裝橐吏屬畏其清嚴莫不屏息自勵唱名給本無
毫分之損亭民感惠趨事竭作以赴期程比至庚伏而
課之登者十八九官事趣辦非侯之功歟私鬻罪鈇無
賴之徒既抵於罪誣引於民以肆其毒而吏以縱谿壑
之欲為幸民死徒相屬田里蕭然洎侯之來犯禁者引
問面審立為斷遣不使有所指引於是無罪之人得安
其業民之不擾非侯之德歟夫民國之本也民不失業

而食鹽者衆則商賈無淹滯之憂而官課之及額易矣
有德於民所以有功於國也嗟夫侯之能居其職而不
負朝廷之選益推而廣之豈特鹽筭之利而已哉侯名
守中字正卿世為潁州人由中書掾出為令為守所至
有遺愛有子四人仲子藻國子生釋褐第三子黼泰定
丁卯進士第一人起家義方之訓為然而亦積善之餘
慶也為之詩曰浙河之陽其土廣斥李侯涖止司正鹽
筭櫛風沐雨飲茹冰蘖夙夜亶亶爰究厥職列亭萬夫

老弱聚庸官與牢盆散給以公民忘其勞與海分功先期趣
辦繫侯之功敢有私鬻以干成辟有惻其愚有伸其抑
大慰齊民以田以宅聚廬不擾繫侯之德我聞裕財莫
若厚生民生既安商賈攸行維侯克稱轉運之名宜廣
其施以輔太平天錫吾侯世濟其美彰纓蟬躋於膺仕
我述民情作為歌詩其永勿忘式爾後來

申屠致遠博古堂記

東平申屠公往以御史出使江西一日而斯文生氣當

時士大夫幽遠傳誦想望風采恨不得相見吾先君子
須溪先生尤為吾道吾世有斯人喜山牕表君自金陵
歸又能言談論氣象一家父子講貫琢磨古書積疊他
無嗜好名堂博古客來終日煮茗談坐前橋後梓交發
輝映蓋欣然未見如既見也客有請曰博古何如則為
之言古之不可以不博者山牕請曰是可以為堂記矣
則曰他日未慙也緒言如昨於今距至元甲申相與語
時十有七年矣而山牕慨然復語此因俾述為記志不

得辭則為博古記曰古之人古之人未有不博於古者也計其幼而學之者無一非此聞見涵蓄窮原探本苟不傳習無問遐僻取為師友雖吾夫子之聖問禮問樂且猶之祀之宋考徵不足以至問官名而信其學此在後人皆以為不必詳者故專車之何異萍實之何祥接於目者如所覩記想其胸中包羅蒐括鴻荒以來開闢而後人事物理書墳史乘橫陳歷落觸而發者千百之一二其不及見而不可聞者何可測也子產實沈臺駘

之對梓慎五正之答傳於書傳之所不傳而不疑其為
異知於衆人之所不知而不惑於所眩其問也非意所
及其應之也如響竊意一時講貫本未徃徃皆知及而
質近倉卒考質此撞彼待適如合契不特對者之博亦
聽者之辯也此非專對敏給之比也然此猶學問間事
若決大疑處大議非依於經貫於史疑有辨折有當則
雖子孟之忠或陷於無術長孺之直或誚其無學况是
非得失成敗利害雖姦猾變化創新出奇無不前有轍

而古有鑑並事而觀賢於臆度指效而數捷於滕說功
力難易從違逆順相去倍蓰古患不能博耳世或訾儒
者曰知古而不通今此未嘗學者之論也士惟不知古
是以不通於今若知古之事君為臣治民行政理財治
兵其難如此無非吾事者則何今之不通又或自量以
為言曰古今不同制此不通之論也事至於理而止古
之所以傳至於今者何以哉理而已順之則治悖之則
亂未有古之所不能行而能行於今者也雖然古亦豈

易言哉周禮太平之書也再用之再以為口實而論語
之半部或二言者以之開國以之治天下而有餘若此
者又或不以博為能也古人之所謂博其取諸人者非
口耳之謂也後來者非載籍無以為學博者博於此而
已然且猶有不及博者也故博為貴然審思明辨之功
精神心術之妙紙上者猶糟粕也故博之外猶有事也
是乃所以為博也公方負南北重望向用於時而堦庭之
名且日起世以韋平事業期於方來者遠且大故為斯

堂言者豈直書生之博云哉公名致遠字大用以忍名齋人皆稱忍齋先生其子名伯騏字子夔才俊卓犖堂蓋隨所寓而揭之云

劉氏勤有堂記

謂詩書勤乃有者韓公劄子姪語也彼未嘗識有之趣故望之以勤若既勤而得其有矣而猶揭之以名若西山劉君之稱其用意豈不可感哉劉君教吾郡永豐凡為士者皆矜喜於得師迺其家尊君者年宿學為里大

宗居西山之下洪崖天寶列其左右簫臺臨其上築堂
奉親且對床聽雨其間惟念詩書歷世辛勤挿架倦遊
歲晚家庭至樂翁季從容弟兄頡頏吾伊往返考質講
論慨然平生以有此有故取韓公語為之名且俾後人
之不忘其所以有者也間以語於余請為勤有堂記予
歎曰有未易言也勤而不能有者有之矣有而非所有
者亦有之矣回思隋唐科舉幾二千年富貴利達山林
皓首各不相為謀或欲盡見未讀書不可得或一往遂

於書有不暇讀此則勤而不能有者也東坡嘆士方田
野有志葦渭出試大謬如窮狗之不重陳蓋自子政以
來及王介甫輩若此者多矣此則有非其有者也是
猶所謂能有其有也復有不必有而有者鄴侯牙籤萬
卷新若手未嘗觸安陸連艦輦藏一筐供一炊飯彼得
之不以勤有之而無所付者如此又有不當有而有者
成都之經驅之以版築黃樓之刻沒之以泗水有之非
其任而敗喪之無何有者又如此嗟乎知勤之可有知

有之可味獨書生可耳而書不能盡聚有不能盡包世
事之相違也必若此則君之斯堂寧不使子感哉人有
常言曰父師方其在父師之日朝夕鞭策或且以為厲
婚宦館穀而父師日以遠矣兄弟無故一樂也出處離
合有不得不然而兄弟之樂亦幾希矣而况夫呻吟緩
翟之異趣崎嶇吳蜀之相望復有非常情所及哉斯堂
是父是子難兄難弟與居與稽俯仰今昔清風白日黃
卷素心天祿何之善和屢易不知四海之內六經之外

卷十八
頗復有人否若予者明發之懷愈遠歷變之感愈長故於記君之堂歎羨之未終而感慨係之矣雖然此皆人事之所不能無也則君之堂也不愈有餘也哉

桂隱堂記

桂之於木也生於江南深遠之地山林之姿風露之氣幽人之所晤賞而隱者之所盤旋也是以騷人取之以味其芳小山賦之以表其趣科舉興而桂乃疲於攀折累於升沉若昔唐世非不以此取士然有欲斫之以多

得月者有歎寒而願以為新者猶未為場屋牽率也自
燕山一語特借以喻五子而桂司文之造化者幾三百
餘年廣寒之幻遊月影之彷彿亦不能不符人事以答
時好幾與昔之染柳汁者同夢久矣夫桂之不得與於
隱明矣天地間草木隱顯亦若有運數離合行乎其間豈
獨好尚之殊時哉梅在古殷首以為相業久乃有何遜
杜陵寥寥焉意屬之孤山數語直恍然相與於世外而
後來清事非梅不談苟欲與清流無不强附於梅若富

貴者望塵而猶若澆吾常為梅而歎桂本何與於利達而直為此擾擾也於是桂不得以遂其隱者非一世矣吾乃以記吾劉君聖則之桂隱如稱小山爰以隱之事為桂也張之巢由遯而水不足以飲牛四皓出而山不免為捷徑龔生之蘭或惜其以香自累淵明之菊或謂其初不為世故竹林之遊不免俗物敗意橘中之樂終不得固蒂而深根而茲桂也偃蹇於通達之中傲兀於零落之後婆娑乎歲晚貫四時而不改色芳菲乎天末

不與時葩竒卉而爭妍其陰森也未有非百年之德數
世之澤其為喬木也足以閱故國之廢興留雲仍之嘉
話蓋未嘗不在人間而隱然者同於世外古稱大隱朝
市若此者又不待朝市而為大隱者也三十年前為聖
則詠歌此桂寧能不以為期今而談隱之有餘味桂
乎桂乎豈不以予為知己乎哉或曰聖則之桂久矣而
聖則又種之種之方來之孫枝未有涯也聖則隱矣其
不以此為王氏槐耶予謹謝曰吾姑記桂隱云爾使謝

安石聞此言又當掩耳

志樂堂記

族諸孫潛自五羊府以公事驛至洪省予因寓書故人熊天慵氏天慵善篆不輕為人作也於其歸得其志樂堂三大字請曰願有以記之予為之言志曰士尚志不可不有所尚者此志也而不可涯者亦此志也聖門教學者必曰盍各言爾志又曰亦各言其志也而門弟子之於聖人亦曰願聞子之志聖人之與人與人之於聖

人也皆以為問何哉不言誰知其志言猶有所不盡也其蘊而不可知者在此而浩乎其不可涯者亦在乎此也况於樂則尤有未易言者孔顏之樂前修之所講師友之所習未有知其處者則茲之樂也何居人不能以無所樂也志之所在則樂之所寓也矣人情有所望而未得也則志至焉得之如其思則樂極焉人有常言曰得志至於得志未有不樂也而其志何如哉嗟夫樂者人之情也人性之剛柔緩急清濁也異而心之所之也

亦不同樂未有不囿於物以物交物而引之心唯甚卑
污淺陋者固患於志之不立而高遠廣大者又不能以
無弊也則志之所在亦不可以不審矣莊周有言知士
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
凌評之事則不樂此皆極人情世態而言之也夫觀於
聖門之教也若此推之物理之變也若彼則志其所可
志樂其所可樂亦何以加焉斯堂也吾宗孫子之堂也
潛也方於此乎發身方於此乎事親以其能行於四方

一出而遇斯文知己或推之或輓之遂掾大府自是以
儒飾吏功名可冀也惟勤惟謹迄於成名歸拜其親斯
堂之上弟兄相視各以其才奮舉觴一笑其不愜志矣
乎其不謂樂乎潛字季剛今以字行於行為季諸兄皆
自植其父道亭名文鳳明練宜有子云

尋樂堂記

安成王學顏為予言其先人名之以所學也教之曰先
儒謂尋顏子樂處所樂何在安分而已人生每論所學

惟為人而無愧於人可以稱人矣足於分而無過求是之謂無愧每凜乎斯訓之墜蓋愈老而愈不敢忘也故廬僻遐晚得今居敞為一區揭尋樂二字匪獨示不辱先人之教且以遺於子孫請記以言予曰孰有踰於家訓者哉而猶待附益之耶然吾嘗反復不改其樂之章與所學所樂之意竊歎夫世之學者未有能知其樂處者也是樂也非以陋巷簞瓢為樂也後之言樂者尋之於陋巷簞瓢之間於是以處貧為樂則已失其趣矣迺

相率而為偽者出焉簾衣糲食敗牕塵几以蕭然為至
其所謂樂乃其所大不堪而矯揉之所為豈復有從容
之意久而亦無所揜也於是又有以忘貧為樂地則又
非其意矣迺相與為欺者出焉高談濶論糠粃一世若
他有可知之味存乎其間不可以言傳而我之所獨得
其跡乃有類於方外之秘而卒亦不能守也是樂也尋
於陋巷簞瓢之間固非也尋於陋巷簞瓢之外者亦未
睹其得也即陋巷簞瓢之中而適於陋巷簞瓢之趣樂

在是矣所謂不改其樂者非樂是貧也貧不可去而樂
吾所安是所謂不改者也人見其陋巷簞瓢而我不知
其可憂即一日棖題數尺八珍方丈若固有之我不知
其可樂人惟有一念之微出於強樞而力制者必不能
以無固我意必不能以無隱見當其貧賤無素而行之
心則遇富貴之來遂欲以貧賤加乎富貴雖浮雲視之
高出物表而終未得其所以樂亦必有遺累焉謝安石
東山高卧綠竹自遣而一時已有如蒼生何之歎與真

憂不起者同其調安石亦自謂政恐不免王介甫垢敕
枯槁者終其身而蘇明允已疑其不近人情他日於勢
位是非之際何如其逆行也安石之樂非出於自然介
甫之枯槁偏於執一以是觀之亦可以自省矣若夫子
所許顏之陋巷簞瓢曾之浴沂詠歸所謂與上下同流
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而求顏者於貧求曾者
於放蓋胥失之孟子推顏子同於禹稷即天下不為泰
而後之喜言顏子者不過癡然與原憲振履而歌商者

並是鳥足以識顏子哉分之所在即天之所命求加於分者抗天求勝於分者傲天惟無入而不自得知止於其所止者樂天者也而非以貧為樂也學顏之先人可以言能教為士如學顏可謂之不負所教矣來者復何必他求以為尋哉學顏之是似焉可也

絜矩堂記

絜矩堂者永豐曾氏義翁記其先訓於此者也義翁之言曰先君子霜月先生四十年塲屋不得志晚逢科廢

辟地東西轉側深僻間惟教子曰篤他事俱不謂切浮
沉娛嬉處異鄉如故里玩馬上如鄰曲語見大夫如平
生交一惟是中慤平易油然俱化幾不復有逆境暨事
定返舍扁廳東偏曰絜矩使諸子讀書其中嘗謂義翁
兄弟曰儒吾世慎毋輕墮斯業且必為通儒矩方也規
圓也人以方非所以處世吾則謂方乃所以為圓斯義
也如有合於予心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他人有心予忖
度之可以持身可以待人吾生平所歷非守此方以應

於圓詎能及今日耶汝謹識之邑火堂廢依城以居義
翁念茲不敢忘欲復堂如舊力不逮即屋西小室加塗
聖揭舊扁焉爰著先人之教請記之以示子孫予觀義
翁練而謹介而通不以文采裸而意象灑然信能守其
家學者記無過此者矣予又安能於儒先格言之外溢
出於足下家君身體之驗而他有深切著明者哉抑嘗
讀君家子與書而有所觸者亦願於此乎講也是書之
用力處誠之者為慎獨學之者為格物用之者為絜矩

獨也物也矩也人之所同也慎也格也絜也我之所以
為我也慎猶自修之道若格與絜將無事不有無物不然
所謂無不用其極也中庸之致中和致亦是物也故致
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絜矩之道舉之而天下平而天
地變化草木蕃茂莫非其效一方一圓理有自然特患
人不絜而度之耳苟以是心度未有不睹其故也人心
之好惡能蔽於愛憎之私而無以加於本心之愧雖外
之縱橫變化移白黑易左右而旦晝之交血氣之定霜

降水涸之見未嘗無一隙之明而一念之復倘其初嘗
絜而後處豈復有後悔餘憾哉嗟夫矩無形事無體物
無方吾欲為矩而彼不與我為矩吾揆之則矩矣而捷
出者常在其外古語有之難平者事也夫世之所謂圓
機者非不知所謂矩也特出於隨世遷就之心以為曲
且有成而未害吾事而不知展轉而無以自久彼所謂
執方者知圓之害矣然見己之理而不足以盡物之情
其擇而執者乃犯世忌諱而惡於左右上下之交是皆

未能絜者也絜者所以用是矩也昔者曾子於夫子之道曰忠恕而已矣謂如此而足也而論者以為未盡大學之絜矩忠恕之事也廼復若以為未極於忠恕舉斯加彼亦善推其所為而已子豈敢通之為一哉抑大學之道亦夫子之道也而於此乎語為當家義翁之先訓既簡而當矣子獨為絜也言之以斯心至甚易知甚易行義翁之才識宜為時用願歷試鄉校有實迹方待選無汲汲心後有用者執是矩以往

覺是堂記

尹氏心甫書自茶陵來曰吾上世居城北為雙江口兵燬入城今復歸故園為耕桑謀作屋三間其右迎陽者命以初陽取復意也後老屋如之西面雲陽紫微諸峰羅立則先君子須溪先生丙申所書紫微峰揭焉南室為牕扁之覺是以見歸來志合而記之何如子曰是特未定也莊周氏於是也反復之而卒不得其所當持終之以莫若以明之一言此其故何哉我之所謂是者人

之所謂非我之所謂非者人之所謂是昔之見自以為定於前矣而後之見又視昨之見如有所未足也蘧伯玉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是猶在非是之間者也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幾於兩忘而今而後得其所以為我者矣而未易言也毋亦未六十之前而猶有伯玉五十之累也耶蓋是與非對未有無非之是見昔之為非然後覺今之為是覺未有已也淵明為衣食之故脫然求彭澤種秫未及一醉而蕭條去之其自悟一出之

非者誠非也去而違之即是矣若君之昨也非有出之累也非有去之故也私淑艾而立教開門而授徒招諸生立講下夫何非之有昨未嘗非而今亦何是也初陽之望其於天地民物之春人物世道之盛猶未能以無意也紫微峰之參前神仙豪傑之意山川今昔之懷其亦悠然而在目則今之所覺者彼乎此乎必有一於此矣吾非與君辨也是之道實然而覺亦政復在此雖然舉世混混醉馳而夢驟而覺者希矣認非為是枕迷而

藉惑而是遠矣如君之覺此世幾人然乎然不然乎不
然可乎不可乎不可即然不然不可之間而是亦
於此乎見矣嗟夫子言淺矣君之所是未必予之所知
也亦願與君分席而講所是也君嘗正鄉州學未幾以
憂去繇是無當世意其覺者謂是而公論之屬君者特
未已也

乾
健
坤
順